



·新传奇·

# 飞床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基

## • 内 容 提 要 •

本书共有六篇故事。“支援对手”表揚了竞赛中的集体主义精神；“飞床”是写一位老奶奶不服老搞創造的事情；“三砍大树”叙述了一个大胆創造运土工具的故事。其他几篇都是表現跃进中的新人奇事的。

·新传奇·

## 飞 床

本社編

\*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證出〇〇四号

江蘇大聲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787×1092 纸 1/46 印张 18/23 字数 12,000

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

统一书号：T 10141·680

定 价：(5) 七 分

## 目 录

支援对手.....	牛 禾(1)
人影.....	艾 静(7)
元宝旅行.....	李 阳(9)
飞床.....	永 进(13)
单手英雄.....	利 民(17)
三砍大树.....	朱大賢(19)

## 支援对手

牛 禾

一場春雨洒了个滿田遍野，把土地浇得肥潤潤的，乍看起来，真象有人在田里打翻了油籮籮呢！

这正是播种的最好时机。幸福社里最近更闹忙起来：修犁、添耙、选种……忙个不歇；挑应战，闹竞赛，更搞了个热火朝天。

春播的红旗竞赛在全社展开了。

这天清晨，张村队的队长给俞村队送来了一张竞赛书，提出了两队之间“不误农时，及时播种”的竞赛条件。不一会，张村队又在村头黑板报上把这个消息登了出来。写黑板报的那个小鬼，在竞赛书的后面留下了三个

巴掌那么大的空白，意思是問俞村队，如果有勇气的話，就把应战书写上来。这真是又給俞村队将了一軍。

全社的眼光都集中在这两个队上了。因为这两个队不論土地、劳力都不相上下；干部的领导力量也是半斤对八两。队长都是党员：一个是年轻力壮有朝气的小伙子；一个是老練沉着有經驗的大伯。

不过，俞村队的青年队长俞小林比张村队的队长张老四稍为“强”一点，因为靠着他有点儿文化，工作常常走在前头。俞小林又有一股子青年人的干劲，按理說，这次竞赛應該由他們队先发起，可这回却讓张村队搶了先，因此，当俞小林接到张村队的竞赛书时，心里就有些不是味儿，他暗暗地下定决心：“等着瞧吧！”

竞赛开始啦。两个队的社員都生龙活虎的干着。村是东村西村，田是隔壁相邻，这个

竞赛才有意思呢！有时候，两个队的社员正好碰在一起干活，就更是悶着头竞赛，大家都不甘落后。一边朝前了，一边便赶紧跟上去。队长、组长还低声给自己的社员打气：“加油哪！加油哪！”质量也是竞赛的主要条件，大家不免还要互相张望着、检查着。

第一天活儿一结束，当夜，俞村队就派了个“侦察员”到张村队去探听消息；回来一合计，他们比张村队多种了二亩二分，大伙这才放下了心。

没想到，到了第四天，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！张村队逢上了流行性感冒，有四个小伙子和五、六个妇女都躺下了。队长张老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虽然没被传染的社员更加加劲的干，要给自己的队长撑腰，可张老四身上就象压下了千斤重担。眼看其他队特别是俞村队的播种计划快要完成了，恰巧，就在这个“关节眼”，碰上这桩倒霉事，叫他怎么安得

下心呢！

队里的技术指导員老田已經洩气了，說：“算了吧，反正紅旗得不到了，准是丢了脸了。”张老四严肃地說：“得不到 紅旗 是小事，誤了农时才是大事呢！”他还是滿怀信心的鼓励大家克服困难，加紧干活，繼續爭取。

下午，又有两个社員躺下了，这真是相打手里借拳头，等于要命呀！时机紧迫，季节不等人，眼看谷雨快过，春播計劃要落空了，而各队也都紧张地投入了播种，哪有多余的人来相帮呢！张老四决定亲自到社里跑一趟。

当他刚跨出村口，就远远地看到一队人馬朝这儿奔来，一看，原来是俞村队的，領头的是队长俞小林。他正在发楞，却見俞小林在向他招手喊道：“老张！ 你們还有哪儿沒下种的？”张老四惊讶地說：“你們……来干啥呀？……”

“帮忙唄！”俞家队的社員都笑开了。张老

四感动得呆呆地站着，倒还是小俞过来紧握了他的手。技术員老田聞訊，慌忙从屋里冲出来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来，跟我走吧！”

原来，昨天晚上，俞村队的社員正在开会，他們的“侦察員”急急忙忙的推进門来，上气接不住下气的說：“不好了，张村队的社員大半染了重伤风，躺倒了！明天不能干活了！”

这一說，会場上騷动起来了。有个小青年高着喉嚨喊：“队长，会好散啦，紅旗跑不脫了。还討論啥？”

这个意見立即遭到了絕大多数社員的反对，俞小林站起来，坚决地说：“合作社是我們的大家庭，竞赛的目的是为了把整个社的生产搞好，大家只顧自己，还叫啥合作社？現在张村队的困难，也是全社和大家的困难，我們不能坐着旁观。一个队的生产搞不好，就会影响到全社的收入，大跃进的指标也要落空。因此，我們要想办法帮助他們克服困难。……”

俞小林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社員們早忍不住了，會場裏面不斷發出了“對呀！對呀！”的同意聲。俞小林繼續說道：“我看這樣，明天趕早在自己隊里突擊播種，下午抽出一部分社員去支援張村隊，大家看行不？”

“行！”

“隊長講的對！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沒有意見！”

“.....”

就这样，剛才他們一放下飯碗就趕來了。兩個隊的春播計劃同時完成了。社里為了獎勵他們團結友愛的集體主義精神，決定各得紅旗一面。但張村隊的社員堅持要把兩面紅旗都給俞村隊。俞村隊的社員說：“你們遇到困難不灰心，也鼓舞了我們的勁頭，這面紅旗應該你們得。”

「沒辦法，最後還是由社委提出另給俞村

队記了一次集体模范功，张村队的社員才算  
把紅旗收下了。

## 人影

艾 靜

民校散学了，李大媽夹着书本迎着风回到家里。刚走到門口，就大声喊她閨女：“青春啊，快开门，媽回来了！”

屋里沒有应声。李大媽一推門，原来并未門上。屋里黑洞洞的，划根火柴一照，一个人也沒有：“咦，这丫头往常晚上总在家的，今晚到哪儿去了呢？……”李大媽在屋里坐了一会儿，覺得无聊，决定到村头上王二嫂家去一块温习民校的功課。

李大媽走到村口，抬头看見前面公路上有个人影在移动。仔細一看，那人似乎挑着

一副担子，一会儿在公路上忙忙，一会儿到路旁小沟里忙忙。李大媽心里想：“不是坏人在破坏公路吧？”便趁着这人到小沟去时，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。



那人在小沟里忙了一会儿，终于挑着担子摇摇摆摆地朝公路上走来了。李大媽看得真切，惊喊起来：“啊，青春呀！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她女儿青春被这突如其来的招呼声吓了一跳，随后就亲热地喊了声“媽媽”，說：“我晚上从集上回来，发现这路上有个大坑，恐怕影

响車子开过，所以来填补。”

李大媽一看，果然，公路上不知怎么的有个大坑。她說：“好吧，咱们一起来填它。”就把手上民校課本一放，也动起手来。

母女俩忙了足有半个时辰，坑已基本上填平了。忽然，远远听到隆隆的声音，一陣耀眼的灯光射来，眨眼之間，一輛滿載貨物的汽車，从她俩面前急馳而过了。

(宋杰插图)

## 元宝旅行

李 阳

沭阳县万西社有个八十五岁的徐二奶奶，白发蒼蒼，牙齿也脫光了，走起路来已經晃晃蕩蕩了。可是你別看她人老，前几天可做了一件轟动全乡的事。乡里传开了一个新

故事：“元宝旅行”。

大家看了这一段，也許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現在还是把故事从头說起。这个徐二奶奶是个单身人，五保戶。自从她入社以后，社里把她当作大家的“上人”服侍。有点伤风头痛，社长、队长、邻居都来了，問长問短，有的連夜請医生，煎藥，有的拿出鷄蛋、嫩菜烧給她吃，两个社长几乎每天到她家串門子，叫她各事放心。徐二奶奶听着這話，笑得合不攏嘴，心里就象六月吃西瓜一样舒坦。她說：“我真是上了天堂了！”

且說将近夏收夏种的时候，社里为了丰产丰收，日夜赶制农具，同时还准备搞个农具修配厂，于是就出現了一个投資的热潮。一天，社里召开了社員大会，动员大家投資，徐二奶奶开了会回家以后，忽然心里压上了一块千斤石头。深夜，人們已經睡熟了，可是她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。忽然脑子里象闪过

一道光，她連忙披起衣裳下床，“嗤”划着一根火柴，点起油灯，拿起一把铁鍬，就在房间里刨起地来。沒刨两下，她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力气不中用了。”只好又上床。

天亮，一陣敲門声把她从梦里惊醒。她高兴地想：莫不是社长来了，太巧啦！她急急忙忙蹬着小脚出来开门。啊！真是社长！她又揩了揩老花的眼睛，把社长瞧了瞧，然后拉着社长就向家里跑。

社长直瞪着眼睛，正想查問是不是有什么人得罪了她。可是徐二奶奶搶先开了腔：“社长啊！社里待我象待亲娘一样，我吃不愁，穿不愁，死不愁，死了有人替我办后事。这日子我睡着也要笑醒了！我真不知道怎样报答才好！”张社长更奇怪了，二奶奶平时說話很“节俭”，象她过日子一样，怎么今天忽然滔滔不絕起来。徐二奶奶咳了一声又接下去說：“社长啊！我想了一夜，决定把留着做棺材用

的四只元宝投到社里，为咱社出一点力！……”社长这才缓了一口气，不过又感到奇怪：她家哪里来的元宝？我怎么从来没听她说过。徐二奶奶向社长介绍了元宝的来历：原来是她年轻时结婚储存下来的，经过了满清、国民党、日本鬼子几个时代，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了。

徐二奶奶拉着社长到家里，刨出了亮晶晶的四只元宝。社长拿着四只元宝笑着說：“好奶奶！你真是爱社如家的老模范！”

徐二奶奶献元宝投资的消息，一下子全社都知道了，社员们自动筹集了十斤大米、二斤白糖送给她；有十几家收藏洋钱、元宝的也都一古隆冬挖了出来。当天晚上，社员们捧着一大堆元宝、洋钱，敲锣打鼓向乡党委报喜。不知有谁說了一句：“躲在地下六十年的元宝也翻身了，今天我們捧着它旅行！”接着“元宝旅行”的佳話就传遍了全乡。

## 飞 床

### 永 进

俺的奶奶今年已是六十岁的人了。由于旧社会几十年痛苦生活的折磨，使她显得特别衰老。隔壁那个“八哥嘴”王奶奶，在十年前就給俺奶奶起了个綽号，叫“老八十子”。可是現在呀，不但全村的人，就連全乡的人，都管她叫做“十八岁”了。說起奶奶这美名来，可有一段来由。

一个月前，下放干部老李在俺村特地开了个老人識字班，俺奶奶第一个报了名。第二天，奶奶就把“一”到“十”这几个字放在嘴里盘了。过了几天，老李就叫大家写出自己的岁数。輪到俺奶奶时，她匆匆地走到黑板前，嚓嚓几画，写下了“十八”两个大字！人們一看

都愣住了。老李以为她写倒了，于是就补問一句“多大？”奶奶滿不在乎，一本正經地答道：“十八岁呀！”大伙嘩的一下笑开了。“笑什么？別看我人老，可我心不老，我就当‘十八岁’过呢！”奶奶又严肃地向大伙說：“我还要发明創造呢！”“哈哈哈！”笑声更大了。这时“八哥嘴”王奶奶尖着嗓子呱呱啦啦地叫了起来：“看你这老骨头，白天在托儿所里帶五个吃奶的小孩子就累得喘不过气，还想創造、发明？哈哈！……”。从此以后，王奶奶就人前人后，打趣地称起俺奶奶是“十八岁”了。

打这以后，俺奶奶突然变得沉默起来，成天心事重重。

大前天，放映队来俺村放电影，本来奶奶是每次必看的，可是这回她却不要看了。爸爸、媽媽都對她說：“娘，看电影去吧！”可是她还是不去。一会，隔壁王奶奶跑来，又呱呱啦啦劝了一陣，并且向她赔不是，說：“大嫂